

# 谈中国古代诗歌重译中词语差异

杨天庆

(四川师范大学 外事处, 四川 成都 610066)

【摘要】在中国古代诗歌重译中,词语差异在译入语的诗句中特征显著。本文分析词语差异产生的原因以及词语差异所给予读者的美感效应。

【关键词】重译;词语差异;不同意象;审美感受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X(2005)04-0001-03

20世纪,中国古代诗歌英译在文学翻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翻译中国古代诗歌基本由三部分人员组成:国内翻译家和学者、海外汉学家和译者、国内外学者合作形式。在硕果累累的译文中,同一首诗被反复地重译也见惯不惊。甚至在每行诗句的译文中,词语也各不相同。原文移植到异质文化土壤的语言里,读者能够通过阅读译文衍生出审美情趣吗?能够得到具象化的构建吗?本文就以杜甫诗歌《春望》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为例,分析译文词语差异的原因和特点,以及这些差异产生的效应。

本文选用了四种不同的译文,译者分别是两名海外学者(Burton Watson先生和David Lunde先生),一名是国内译者(许渊冲先生),还有两名中外合作译者(张廷琛先生和Bruce Wilson先生)。为了方便论述,下面分别以Burton译、David译、许译、张与Bruce译来说明。

## Spring Prospect

Feeling the times, blossoms draw tears;  
hating separation, birds alarm the heart.

(Burton 译)

## Advent of Spring

Sorrowing over the times, the flowers are weeping.

The birds startled my heart in fear of departing. (David 译)

## A Spring View

Grieved o' ver the years, flowers are moved to

tear;

Homes cut apart, birds cry with broken heart.  
(许译)

## Spring Perspective

Troubled by the times, flowers bring tears;  
Dreading parting, birds startle the soul. (张与Bruce译)

显而易见,这四句译文打入眼眸,读者一下会看出以上译文不一样,词语差异随处可见。中国古诗英译具有翻译活动的共性,都是两种不同语言符号的转换活动。从认知——功能视角来看,其过程可以描绘成三种不同的认知对应格局。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迁移含有不同的主客体的对应关系,在对应格局中,译者的认知结构一边是原语和原语文化,另一边是译语和译语文化。双方互为作用时,作为英美人士,例如,Burton Watson先生、David Lunde先生、Bruce Wilson先生,在英语表达上占优势;这时,海外译者的译入语(英语)和译入语文化处于上位,原语(汉语)和汉语文化自然处于下位。相反,作为中国人,许渊冲先生、张廷琛先生对古代诗歌的领悟肯定要强于对译入语文化精神的理解。于是,国内的译者的原语与原语文化肯定处于上位,而译入语和译入语文化处于下位。作为国内外国学者合作形式,原语和原语文化和译语和译语文化在合作的形式上是语言与文化相互补充。在合作翻译的基本模式中,张廷琛先生说:“我们的具体做法是,由我选定一百首原诗,译出英文初稿,并将原诗逐字逐句给Bruce阐释讲解,尽我所能把原文意义及可能的解释挖深挖透,然后Bruce在我的初稿与讲述基础上出二稿,再交由

收稿日期:2005-09-04

作者简介:杨天庆(1955-),男,教授。主要从事翻译过程心理的研究。

我据原文校改,最后由Bruce作文润饰。<sup>[1]</sup>

这三种格局在文学作品的汉译英中形成不同的语义场,译者有意识或无意识要遵循各自的语言运动,来安排和修正自己的翻译过程。在这个基础上,即在通过解码、换码过程中,翻译被认为是“某种活生生的质素的脱变与翻新。甚至某些具体固定意义的字都要经过一个成熟的过程。”<sup>[2]</sup>这种“脱变与翻新”在中国古诗英译的语义层面上,就是词语的显著差异。在“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译文中,一个“感”字就有Feeling( Burton译)、Sorrowing( David译)、Grieved( 许译)、Troubled( 张与Bruce译)的选择;“溅泪”字就有draw tears( Burton译)、weeping( David译)、moved to tear( 许译);“惊”字就有alarm( Burton译)、startled( David译)、cry( 许译)。

不同的译入语符号再现同一原语形象时是否会引起不同的联想和感觉?首先,不同的译者应该是读者。“译诗必须要审美,领会原诗的美学特征,而这种领会主要取决于译者的感受力,而译者(实质上首先是个欣赏者或批评者的感受力受到个人兴趣、需要、知识、经验、世界观、文艺修养、欣赏习惯等因素的制约。”<sup>[3]</sup>他们利用大脑存储的知识与原文作者描绘的图式反复比较,不仅要传达原文的基本信息,还要通过译者的心理活动来分辨和构建原文的审美意蕴。给诗歌翻译强烈美感手法之一就是在语义层面上的用词,是译者构建活动中最为明显表现之一,也为译文平添了许多风采和价值,对它的研究本身就十分有意义。当然,这个研究并不是为哪个原文找到最恰当的译文,也不是去设计出一种方法,将同一原文中看到的不同译法综合起来。

其次,译者不是诗人,其实他与原文的关系是语言与语言的关系。由于时代与异质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差异,译者与原文作者会产生时空疏离,译者可能使文言古诗几乎直接转换成英语,也可能先通过白话文过程再转换成英语。一般来讲,翻译诗歌的基本意义不会改变;因为人类的思维具有普遍性,因此,不同语言的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能取得基本一致的观念,在概念这一层次上就可以取得较为一致的对应。<sup>[4]</sup>译者希望传达的意思是明确的,就是忠实原文的客观不变的“意义(meaning)”。一般来说,只传达了原文的“意义”,在诗歌翻译中还不算完,还要力图传达原诗的美,这种的“意义”称之为“意味(significance)”。当“意味”反映在不同的译入词上时,就会产生的能够唤起具有符号意义的意象。又

如“感”的若干翻译里(以下英文解释均来自*Use The Right Word—A Modern Guide To Synonyms*, printed and bound by Lee Fung Printing Company Limited, 78 Marble Road, Hong Kong, 1969):

Feeling (Burton译)的英文含义:It is similar to but more informal than emotion. It can refer both to weak or intense states, and it has a specific use to refer to a state of intense receptivity. (P.183)

Sorrowing (David译)的英文含义:It may suggest milder feelings. It combines sadness with regret, suggesting sadness and unhappiness. (P.252)

Grieved (许译)的英文含义:It has the widest range of expressiveness, concentrating on thought or feeling. It implies inner anguish that may or may not be openly expressed. (P.252)

Troubled (张与Bruce译)的英文含义:It is largely confined to the passive implication of being upset about something. It suggests a definite cause for alarm. (P.60)

笔者发现译文都期望给译文读者有原文同样的美感形象,但以上的英文解释却揭示出词汇间的差异。如果我们仅仅比较词语差异类别在译句中的具体含义,看是否与原语等值。这种比较容易导致,找几个译文,挑几句稍加评语。这些比较有欠公允,很可能成为对译者或译文的责难。我们所应该看到,在语义层面上不同的译入语符号再现同一原语形象时,出现了若干不同的意象,引起译文读者不同的联想和感觉。不同译法,孰好孰非,很难断言。可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感”字如此,“溅泪”、“惊”也是如此。

当然,造成译文的语词差异因素,还有原诗中的模糊性特征。我国汉语语言是表意语言,具有重意合、重具象的特点。西方印欧语言是表音语言,具有重抽象、重形合的特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般解释是,花鸟本为娱人之物,但因感时恨别,却使诗人见了反而堕泪惊心。也有另一种解释,以花鸟拟人,感时伤别,花也溅泪,鸟亦惊心。有“观物取象”之意:一则触景生情,一则移情于物,作者对诗歌的体验和特殊的知觉常常不是直接告诉译者的。原语的双层含义现象并不是诗人故意制造的,而是作者真切地感到了某种意象与某种动作之间的质的等同,这在表述的对象的语言上呈现出模糊性。从译语的角度讲,“模糊性”不容易用语言表达,因为译语(英语)的“语言内涵极为明确,一就是一,二就是

二,不像表意的汉语那样富有浓重的含蓄性和模糊性。<sup>[5]</sup>无论Burton译、David译、许译、还是张与Bruce的合作翻译,他们的语意基本概念是一致的,都表现了一层含义:“花”与“鸟”的感情。

语言并不都是和思维联系在一起,诗的某种复杂感情和心境在原语文字中造成具体形象的投射。在译语中,译者采用的是主谓陈述性句型句法结构。“在语言中,词与词(或短语与短语)之间的关系,一般有两种,一种是严格按语法规则将它们连接起来,另一种是按照它们的表现性质上或语义上的等同联系起来。前者被称为分析关系,后者被称为隐喻关系(或比兴关系)。”<sup>[6]</sup>“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含有主谓结构,有宾语等成份,应该归属于“严格按语法规则将它们连接起来”的范畴。按逻辑推理,应该是作者感时,使花儿落下泪;作者担心离别,才使鸟儿惊心。在原诗中,普通的理性分类标准失去了,词与词的逻辑链条完全斩断了。这种效果恰恰是诗句表现所需的,人们在读这句时,再也不会想到,是作者呢,还是鸟儿担心离别;作者感时,怎么会引起花儿落泪。“恨”和“感”是一个特征的动词,在这的含义是双层:一方面指主语的动作,同时对这种动作带的效果。读者集中注意的是这些意象之共同的表现性质,注意到意象具有的情感性质,其它一切差别统统被淹没了。读者在感到模糊性的同时,不会去怀疑动作的本身的真假,似乎觉得它由一种事物变成另一种事物,人变成了花,或人变成了鸟。

在“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译诗中,动词hating(Burton译)、Dreading(张与Bruce译)、feeling、

sorrowing、grieved、troubled前的施事主体与原句一样没有出现。虽然仅仅靠动词本身,读者一下按语法分析就知道施事主体是blossoms或flowers。在译语里,动作的性质与施事主体本身的性质相符,句子看上去才合理。译语的符号与其所传递的信息之间并没有内在的联系,它完全是理性的规定,句子的搭配必须合乎常理。于是,由于译语语法因素的存在,译者在形诸语言文字过程中不能提供原语的全部内容,造成语法与意义之间的断裂,原句与译句就有了“距离”。原句的多层性,模糊性在译语中变得清晰化。“The source-text producer only participates indirectly, being responsible for no more than the features of the sources of text.”<sup>[7]</sup>

中国古代诗歌翻译就像“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那样,存在着难以超越的障碍,然而诗歌翻译在20世纪中一直在进行,并且译文流传甚广。同一原语转换成译语后,词语不同,有差异;原语有多层性和模糊性,而译语却是一维的时间性,清晰化,这都是无法回避结果。所以,笔者认为,对古诗英译批评应该看到由于词语措辞不同的微妙性,给译文读者带来的是在多样化的、语义层面上的意象可能性。董仲舒在汉代有“诗无达诂”的感叹,刘向也有“诗无通故”的说法,而古代诗歌的复译在“基本一致的概念”的基础上展示出的是一种意象群,给译文读者一种见仁见智的感觉。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文学作品的翻译不是以认知为目的的,诗歌翻译也是如此。它是一种跨文化交流,古代诗歌的复译使这种交流不断赋予新的意象,开启译文读者的阅读趋向。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张廷琛. Bruce Wilson. 唐诗一百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和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前言》, 1991年, P.11.
- [2]叶维廉. 中外文学. 载于蒋洪新. 叶维廉翻译理论述探. 中国翻译, 2002/4, P.27.
- [3]许钧. 文学翻译研究. 译林出版社, 1992, 12, P.58.
- [4]同上, P.58.
- [5]杨自俭. 译学新探. 青岛出版社, 2002, P.225.
- [6]滕守尧. 审美心理描述.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P.254.
- [7]Christiane Nord. 目的性行为—析功能翻译理论.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P.20 (目的性行为)

## On Word Difference in Retranslation of Classic Chinese Poetry

YANG Tian-qing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610066)

**Abstract:** In the retranslation of classic Chinese poetry, verse words in target-text appear remarkably different. This study analyses the reason why the word difference is in existence, and it produces aesthetic effect to intended audience.

**Key Words:** Retranslation; Word Difference; Different Images; Aesthetic Experience

(责任编辑:周锦鹤)